

遥远的星星

1974 · 河内

遙 远 的 星 星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越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遥远的星星

1974·河内





遙 遠 的 星 星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河內



出 版 說 明

一九七一年，我们出版了名为《一号坑道钟表匠》的短篇小说选集，反映我国人民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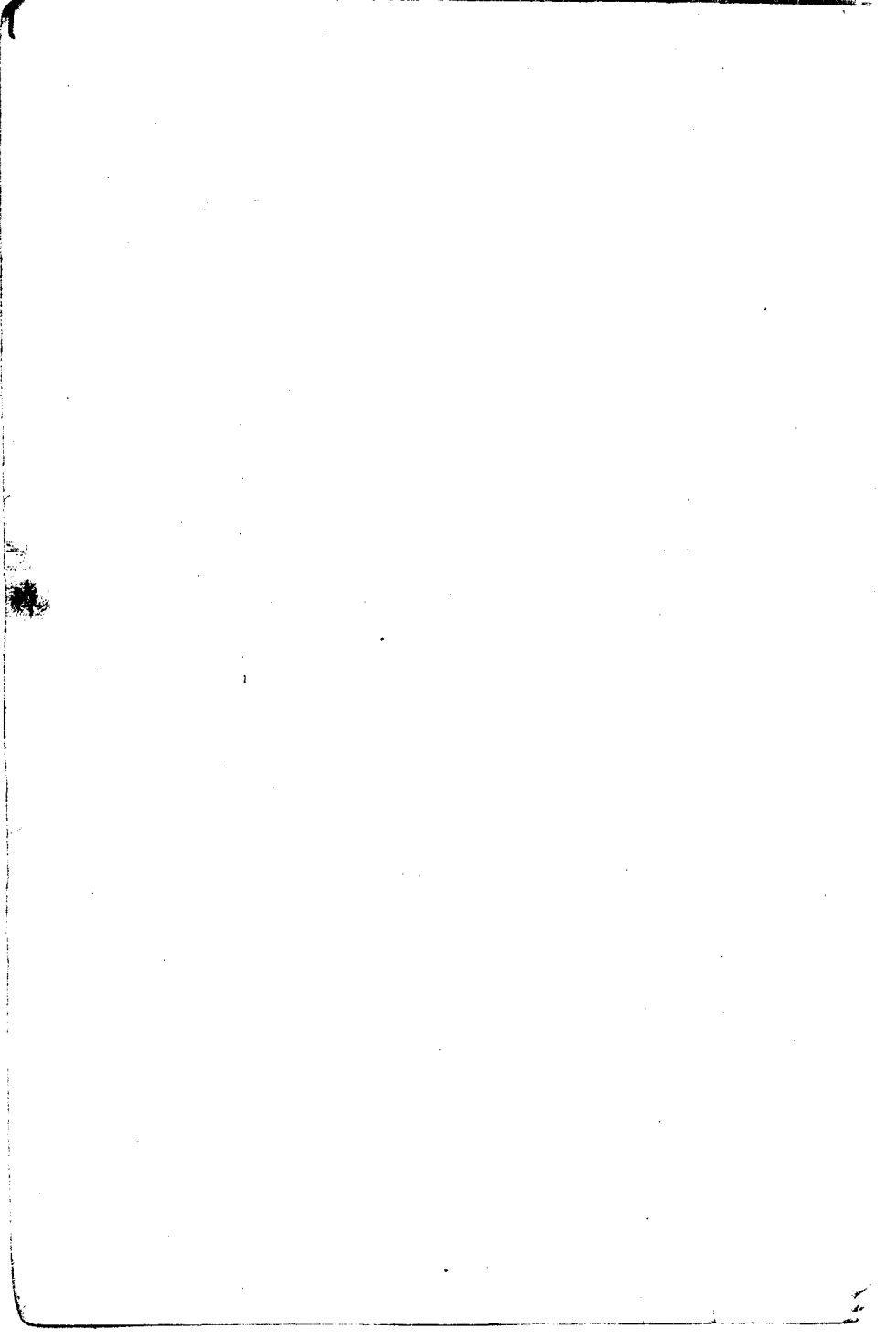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选译出版一九六五年美帝国主义开始对越南北方发动破坏性战争以来的一些短篇小说。

越南外文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河内

目 录

松美	麻文康 (9)
风过山谷	杜 朱 (25)
闪电	春 岗 (41)
河边的故事	陈金成 (54)
烈士的孩子	江 风 (66)
阿甲	邓 厚 (74)
夏雪	阮福来 (82)
遥远的星星	黎明奎 (96)
母亲和女儿	胡翠江 (116)
小娟	武氏嫦 (132)
社主任的悲剧	武氏嫦 (144)
槟榔花香	朱 文 (170)
铁花	朱 文 (186)
水袋里的故事	朱 文 (197)
重归蒲草滩	黎 榴 (212)



松 美

麻 文 康

雅丰和松美两口子，象别的年轻苗族夫妇一样，曾经渡过了如醉似痴的热恋时日。三年前，松美年刚十八，头发满梳，象红银丹花[⊙]一般艳丽；雅丰二十二岁，面貌俊秀，身强力壮，象棵沙木一般茁壮。两人同住新寨村，从小相识。在松美还是姑娘的时候，雅丰没有一夜不到她家山墙外的土坪上吹笛吹芦笙：

妹呀，紅銀丹花開在高山，

愛你，我留連忘返；

妹呀，紅銀丹花開在懸崖，

愛你，我舍不得離開。

他俩的爱情是美满的。结婚前，问名礼、回答礼等礼式都办了，媒人也唱齐了全部婚礼歌，看过了鸡脚、卜姻缘卦，还查了黄道吉日。

可是，这一切，只不过为的使父母亲满意罢了。重要的还是，到行政委员会进行结婚登记，並同青年团支

[⊙] 花名譯音。

部的同志们举行联欢茶会。茶会热闹非常。党支部书记王阿茶也参加了。他举起酒碗向新郎新娘祝酒后，说道：

“你们结婚后，要好好地保住幸福，别让它滑掉啊！”

婚后，他俩依旧同父母亲住在一起，等到生了个男孩（取名雅棒）才分家。

两口子精力充沛，工分在合作社里是数一数二，还不辞劳苦地在自留地上种植亚麻。亚麻种在平地上，纤维笔直，每年松美都给丈夫织一套新衣服，乡邻们看着两口子过的日子，都说：“真是好谷迁好囤，唇琴配叶琴。”

可是，今天的生活在日新月异，象个小孩，要跑要跳，要长知识，一天天长大。有许多事情，向来就是这样做的，今天由于某种启示而觉得不对头了。比如，一年多来，合作社只有新寨村的十五户，可现在有人说它太小了，就象个人手少的人家，干活既少又慢。又如苗族妇女，从前只知道背着小孩上坡地、磨玉米，整天价忙着家务事、庄稼活；现在，忽听有人说：应该让妇女更多地参加社会工作，如当生产队长啦、乡民兵队长啦、行政委员啦。

乍一听，新寨村的妇女都“唉哟！”一声，用手捂住脸，真难为情啊。松美也不例外，当生产队一致举手选她当队长时，她坚决拒绝。这事从来没干过呀！可队员们有他们的道理：

“队长要懂得种好玉米，要识字，才能带大伙儿搞好。原来的队长没有这些条件，松美有，当队长是应该的。”

松美当上队长后，起初也象新学纺织的人一样手忙脚乱。咀不会多说话，但手能巧干，不拘任何事情。她在乡里读过三年级，八年来辍学忘了一些，还可以记账。屋柱上贴着工分表，每户的工分记得清清楚楚：

×年冬春造工分表

王少隆大嫂： 1,236分

卢阿新大叔： 1,450分

侯高卢大姐： 1,310分

.....

社员每天来看，心满意足。松美的性情温柔和善，事事讲道理，从不呵斥任何人。

“九伯，听说你不出牛去拉砖，是怕累坏了牛吧？放心嘛，队里已经规定喂养干重活的牛的制度啦。”

“居姐呀，你不能保证两立方米的柴禾，就跟我一块儿去，咱们一起干，别说怪话。”

就这样轻声细语的，倒解决了问题。

那年晚造，女队长松美更表现了自己的才干。春节后，下雪，误了黄豆播种。六月初，豆子刚刚打浆，晚稻播种又来了。土地要很快解放，整地也要紧紧跟上。松美知道队里共有八头耕牛，按老规矩，每天牛只耕地半天，这样到小暑也未必插完晚稻秧苗和玉米。松美便召开队会，说：

“我将提议管委会再调耕牛给我们队，但我们自己，要每天让牛干活两晌。”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儿，不少人表示反对：

“哟，那不累死牛？”

“它吃的是草，怎好叫它干这么多？”

松美不知怎么说好，便同另一个人牵两头牛下地试犁。头一天，试犁是在后半晌，牛不习惯，老是躺倒在泥水里。“该怪昨夜没让它吃够。”她们这样想着。于是，当夜，她们把牛喂得饱饱的。果然，第二天下午，两头牛虽然还是不大听使唤，休息多，但毕竟已经肯走了。干完了活，劲头还很足。

最保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显然的事实。

那年晚造实在艰难。秧苗刚刚扎根，晴了几天，便足足下了一墟期^①的雨。松美在技术训练班学习过，知道这种气候一定会发生虫害，便组织村里的学生天天查田，及时地发现了虫害。按老规矩，每当发现虫害，全村就得“禁田”，在家里拜神鬼，不下地。去年禁田期满后，下地一看，稻子只剩下半截秆子。今年，松美动员全村捕虫，连捕三四天，保住了全部稻子。

花香远散。这些事儿传到全乡、全区，然后全县。支部书记王阿茶请其他队长来新寨观摩。县委书记也亲临视察。在晚造总结会上，县委还请松美作报告，供友社学习。

① 一墟期为六、七天。

新寨人很为自己的队长而感到自豪，都说：“松美是可靠的人。”

人们一旦信任了她，就对她敞开胸怀。婆婆苛刻，媳妇偷懒，丈夫打老婆，买卖婚姻，这种种事情，村里乃至乡里的任何人都愿意坦率地告诉松美。一个苗族妇女，从来只懂得种坡地、磨玉米、纺织、打水、养孩子，现在却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确是可喜的变化。

二

松美的丈夫雅丰是个先进的苗族青年，是带头之鸟。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美丽的青年时期。他担任劳动青年团分团长。松美入团是由他介绍的。松美读完了三年级就在家跟父母务农。雅丰则读到四年级，还上过县的民族学校。回乡后，他参加了科学技术组。才智、聪颖、敏捷的雅丰一学就懂。早造末期，合作社买来剥豆机。一开动，豆粒却碾成两半。雅丰便步行两天到省里的富利厂问个究竟。回来摆弄了个把钟头，结果剥下的豆粒，粒粒完整无损。

支书王阿茶——小机器的最积极倡议者喜出望外，拍着雅丰的肩头，啧啧称赞：

“好样的，好样的，快成为技术干部啦！”

这样一个人，对于爱情、对于妇女的地位应当是有正确认识的。雅丰就是如此。起初，松美当队长，他是漫不经意的。“唔，当上了队长，还不是做她的事吃她

的饭。”他这样想着。在雅丰受到信任，当上科技组组长的时候，他的爱人——女队长的声誉已经蒸蒸日上，恰似桃花盛开。屋里，雅丰的技术成绩奖状旁边贴着松美领导晚造有功的奖状。介于中央，贴着两人的合照，照片中两人满面笑容，青春焕发，留下了当年爱情的美好纪念。孩子雅棒间或仰起脸，指点着照片和两张奖状，在两口子充满幸福的笑声中语音不清地说：“爸爸，妈妈。”

合作社象一辆车子，沿着康庄大道奔驰。这年冬春造，四个村的小社并成了全乡规模的大社。保守派惊奇不已。更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一百二十户大社的副主任，竟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松美。

松美自己也有些打怵。她找到支书，叹着气说：

“怕不会干呀。这么大的社，干不了哪，支书同志。”

王阿茶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抗法期间，他曾经参军，还打过土匪。他见过世面，因而看透了松美的才能。他眯缝着双眼，激励地笑着说：

“松美呀，二百社员一条心，全投你的票。二百人是二百个善于思虑的脑筋，不是无缘无故推选你的。”

听了支书的话，松美过分焦虑的心轻松了许多。回到家里，她希望向丈夫吐露心事，好得到他的帮助。

奇怪，雅丰见爱人回来，照旧埋头削着犁柄，看也不看一眼。头戴瓜皮帽的雅棒一把搂住妈妈。松美坐下，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扫拢丈夫周围的木屑。雅丰沉

默不语；吃饭时，他还是一言不发。只是孩子哭着要水喝的时候，他才喝骂道：

“明天跟你妈开会去，在家里闹得我受不了！”

松美柔和地笑着，拍拍孩子的屁股：

“别闹，明天上幼儿园去。队里的幼儿园很大。合作社这阵子人手多了，什么事都做得快，两天时间就盖好了幼儿园呐，雅丰。”

以为丈夫立即报以赞赏，没想，他本来笑意盈盈的大眼却蹦突着，充满了恼怒。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话里带刺地说了一句：

“好！小小的一个家，没几个人，还搞不过来哩，偏偏要搞大的，人多的！”

不知道雅丰是抨击并社的主张，或是讥讽松美当了大社副主任。

这句话，有如一阵无情的劲风吹灭了一盏新点的灯。松美一下子泄了气，全身软塌塌的。

隔了不久，一天夜里开会回来，借着火把的亮光，松美见门关着。她叫门，三叫三不应，七叫七沉默。知道雅丰故意闹别扭，她坐在台阶，眼泪夺眶而出。

打这天起，松美开始度过最烦闷的日子。从前她是这样的美丽，而今，尽管她象塞紧的酒坛一般掩藏着自己的心绪，但脸上还是显露出内心延绵不断的苦楚。桃叶般细长的眼睛总是阴沉沉的。郁郁不乐的难眠之夜渐渐地吞噬了丰腴的脸颊上的绯红。

但是，松美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苦衷。直到人